

“非和谐”设计形态与审美要素分析

叶莉, 矫苏平

(中国矿业大学, 徐州 221116)

摘要: **目的** 选取当代西方具有代表性的“非和谐”设计实践,从形式分析的角度出发,重点对视觉设计领域中的“非和谐”形态进行分类研究与归纳总结。**方法** 在设计学和美学的视角下,对和谐与“非和谐”交互式的发展历程进行文脉梳理,归纳了在审美观念多元化的当代,视觉形式语言非常规表达下的几类常见形态,并深入分析了此类“非和谐”设计形态的特征和审美要素,详细解析“非和谐”作为非常态设计形式运用的背景、表象与审美意味,继续深化对此类设计试验的认识。**结论** “非和谐”形态本身复杂与模糊的特征,都使其具有不稳定性与争议性,但不可否认“非和谐”设计实践获得了丰富的视觉词汇,扩张了和谐自身的形式语言和种类,是对设计观念的意义深化,对和谐自身的必要补充。

关键词: 非和谐; 形式语言; 设计实践; 审美要素

中图分类号: TB472; J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20)22-0201-06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20.22.032

“Disharmony” Design Forms and Aesthetic Factors

YE Li, JIAO Su-p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elect western representative “disharmony” design practices to research and summarize disharmonious modalities in visual design based on form analysis. From the point view of design and aesthetics, the contex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armony and “disharmony” was analyzed. Several common forms under the unconventional expression of visual form language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with multiple aesthetic concepts were summarized.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esthetic elements of such “disharmony” design forms, and detailed analysis on “disharmony” background, appearance and aesthetic meaning of the use of dynamic design forms were conducted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such design experiments. Although the “disharmony” form has instability and controversy due to its complex and vague features, it is undeniable that these experiments diversify the visual vocabulary and expand formal languages and variety of harmony itself. It deepens the meaning of design concept and complements the harmony.

KEY WORDS: disharmony; form languages; design practice; aesthetical factors

20世纪6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观念中整体性思维不断受到冲击,标准化、简单化的原则走向消解,传统的和谐观受到质疑,明确的挑衅和反判性的设计实验屡现不止,与和谐相对的不协调、错乱、残缺等形式盛行于诗歌、绘画、设计、建筑等诸多领域。在审美观念日趋复杂的当代,设计领域中的“非和谐”现象借助新载体与新媒介不断拓展,所取的实践成果异彩纷呈,“非和谐”现象则繁扰复杂。

1 和谐与“非和谐”的文脉梳理

“在古人中间,美的基本理论是和节奏、匀称、各部分的和谐等观念分不开的……^[1]”和谐作为美的基本要素突出表现为多样性和对立面的统一,其属性是:统一、均衡、比例、尺度、韵律、高潮和设计中的序列^[2]。“和谐即美”的观点在近几个世纪的发展

收稿日期: 2020-08-07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设计思维驱动下的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匹配结构研究”(B-b/2018/01/10)

作者简介: 叶莉(1978—),女,江苏人,博士,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视觉信息认知、学习体验设计。

过程中逐渐成为了艺术和设计的规范和评判标准。在“和谐即美”的主流观念下,“非和谐”所尝试的混乱、不稳定、不协调等往往被认为是“异端邪说”、“边缘”而被人弃之不理。

自18世纪,关于美的辩论,重点从寻找和谐的形式来定义美转化为思考美对人的作用。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文艺理论家莱辛在他的《拉奥孔》中宣称:“形式之丑几乎完全没有令人憎恶的效果”。意大利和俄罗斯的未来主义宣言:“我们的目标是强调粗重、不和谐对艺术的巨大重要性”。达达宣言更是直白表达:“一件艺术品不必代表美,美已经死了”。超现实主义则公开承认自己寻找“论乱的系统化”^[3]。从未来主义的宣言到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的盛行,范式化的和谐形式与美的意义开始被诗人、艺术家、设计师们刻意的消解,非和谐成为了人们刺激感官的重要要素。

20世纪60年代前反和谐的尝试只能是零星、个体或小范围状态内的表现,如手法主义、巴洛克艺术和新艺术运动等风格只能作为“非和谐”潜流在美的浪潮下静默地流淌。然而,在审美观念多元化的当代,与和谐相对的“非和谐”不仅刻意的违背传统的形式美法则,同时呈现出了多样的表现形式,其中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思潮为“非和谐”现象的涌现推波助澜、开辟新径,对传统的和谐观明确的挑衅和反判性的设计实验不断涌现,成为了引人注目的设计现象。诸多的艺术家、设计师、音乐家他们的目标不在于创造传统的和谐形式,而是处理愈来愈暴力且无解的主题,当代的“非和谐”正以前所未有的丰富姿态接受大众的审美考验。非和谐研究背景见图1。

2 “非和谐”设计形态的归纳与分析

讨论“非和谐”,首先应在本身传统意义与形式表现两者之间做个区分:非和谐的本身可以理解为丑的自体,例如呕吐物、腐烂的尸体或令人毛骨悚然的动物等;形式表现上的非和谐则是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各种不协调的关系状态。设计中的非和谐形式则尽可

能地尝试非常态设计形式的运用,如拼贴强调冲突下的混杂意味,破损造就设计主体的复杂与晦涩,重构消解固有结构产生了戏谑意味,反比例与超尺度创造的新奇感,模糊的视觉形式混淆着暗示和反讽……形式上的非和谐是视觉语言的非常规的表达与组合,归纳为以下几类常见形态:

2.1 非统一与拼贴

拼贴手法强调非统一、非协调的混杂意味,与和谐法则中的统一性原则针锋相对。20世纪早期的主流平面传达形式——集成相片术运用了拼贴手法来表达文脉、隐喻等设计理念。在大部分的设计中,设计师常将出自不同领域与时空的元素重叠、毗邻在一个空间里,如炙手可热的公众人物、工业化的现代产品、发黄的废旧报纸、字母、符号等,不同背景与文脉的图像构成了关系复杂的集群,缺乏形态组合间的逻辑关系。从传统的和谐关系看,设计形态的协调一致以及色彩、肌理与材料之间的调和关系缺失。这些看似无联系的影像相互碰撞、冲突使高度的统一变成了繁杂的多样,进而制造出一种奇特的冲突与多样之美。

汉纳·赫希的作品充分体现了这一效果:符号似的“dada”字体、被置换头颅的人物图片、动物、机械零件和当时的高科技产品等无序地杂交在一张版面中,见图2。从作品表现出的复杂和矛盾混乱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利用照片剪贴和虚构并置暗示出的设计观念的分裂。平面设计中这种手法被大量使用,格拉普斯团体的作品展招贴与杰米·里德“英国巫术”唱片封套设计也运用了这种拼贴手法。现代当红的荷兰设计团体Droog的作品中大量充斥着此类即兴创作、不完整、简单、无设计、再利用的形式与感受。其中,提奥·林美用亚麻带子捆扎的旧抽屉、枫木箱是代表作品之一,歪歪扭扭拼凑在一起的抽屉破坏了设计的严谨与讲究,混杂的同时又不乏直白、幽默与深刻。对于Droog而言体悟跟品味比遵循和谐形式来的更为重要,意义理解上的暧昧与晦涩和形式表现上的矛盾与混杂产生了异常的视觉效果,不同的语言体系相互撞击则产生了异样的非和谐之美,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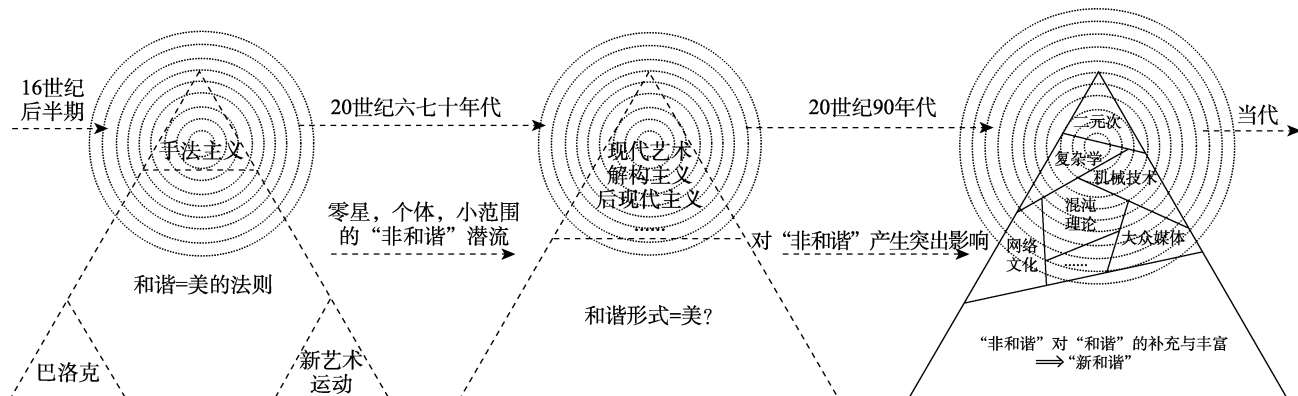


图1 非和谐研究背景

Fig.1 Illustration of disharmonious research background



图 2 汉纳·赫希的作品
Fig.2 Works of Hannah Hirsch



图 3 Droog 提奥·林美设计的抽屉五斗柜
Fig.3 Chest of drawers by Droog Theo Rummy



图 4 菲利普·约翰逊设计的
AT&T 大厦
Fig.4 AT & T Building by Philip Johnson



图 5 奇尔多·梅雷莱斯设计的
“南十字银行”
Fig.5 “Southern Cross Bank”
by Childo Merel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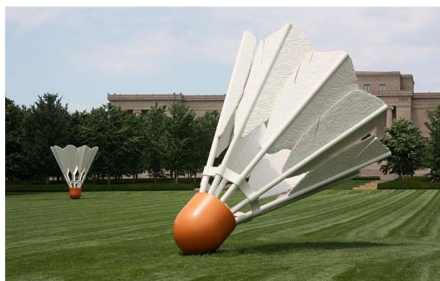


图 6 克拉斯·奥登伯格和库斯杰·凡·布鲁根设计的“羽毛球”
Fig.6 “Badminton” by Kras Oldenburg and Kusse Van Bruggen

2.2 破损与残缺

破损与残缺的设计形态背离了完整的和谐美感，是与完整和协调相对的视觉形式。欧洲建筑中的山形墙从罗马时期就多用三角形或弧形置于门与窗的入口上方，时代的迭进中人们开始突破这些框架包围下的完整形态：安妮女王、新古典主义、格鲁吉亚或殖民地风格建筑中断裂的山墙形式陆续出现，“破”山形墙提供了新的视觉趣味，见图 4。运用剪切、撕裂表现不完整的残缺、断裂或破碎的感觉，这与鲍姆嘉通提出的美在于完整的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却预示了审美风格不可阻止地发生了变化。同样的断裂形式也出现在 1984 年菲利普·约翰逊设计的纽约标志性的 AT&T 大厦上（现 Sony 大厦），见图 4。同时，其他设计领域，如平面中的杂志、招贴也利用裁切破坏字体或版式的整体性，蓄意破坏统一和完整的和谐关系。

残缺式的设计并非让人一眼就能辨认出所传达的信息，视觉的补残性则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微妙的反形式美感受。破损与残缺的设计形式也为设计师提供打破现代设计中旧秩序的力量，他们将设计的情感性、敏感度和表达性凌驾于现代设计的理性和功能之上，运用断裂、剪切等方式将那些孤立、游离、无联

系或是多重逻辑关系下的碎片与残骸构成实验性维度版面，制造出三维效果的错觉，传递出亦幻亦真的隐喻含义和复杂思潮。

2.3 反比例与超尺度

反比例与超尺度类似于增四度音（C-升 F），这种非和谐的音调就在中世纪即被定义为音乐里的魔鬼，而在重金属音乐中增四度音则频繁出现，心理学家解释说这类不和谐音有令人兴奋的力量，带给人们恐怖的快感。设计中的反比例与超尺度同样是有悖于匀称比例和常规尺度的视觉形式。麦金托什的作品在反常规比例方面具有代表性。他的设计作品无论是家具还是图形视点均被明显地提高，形如过于纤细或骨瘦如柴的女性形体，体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反比例效果，并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格拉斯哥风格。

当任何一件作品尺度发生超常规的变化时，它的视觉效果和审美特性也会发生变化，无论是设计还是艺术。奇尔多·梅雷莱斯的“南十字银行”由两个小小的木块合起来，宽度不足半英寸，见图 5。与这种极小的装置形成反差的是超大的尺度，如克拉斯·奥登伯格和库斯杰·凡·布鲁根高达 5.49 m，重达 2268 kg 的羽毛球，见图 6，运用尺度的变化嘲弄博物馆，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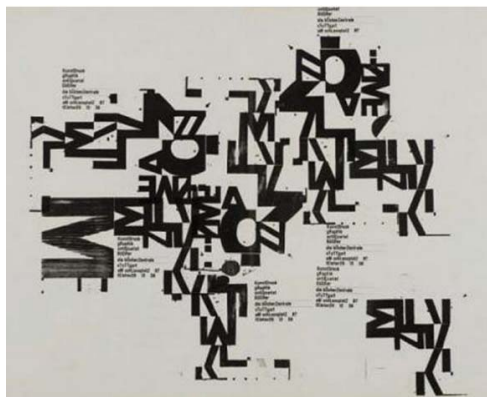


图7 沃尔夫冈·温加特的“字体设计”
Fig.7 Font design of Wolfgang Ungart

戏虐的态度嘲笑了它拘谨的外观^[4]。这些显然与“理性和谐”的尺度不符，却为20世纪60年代后的设计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2.4 分解与重构

分解与重构破坏了和谐的韵律和秩序。解构主义版式的重要人物沃尔夫冈·温加特在巴塞利任教期间明确反对教学中的现代主义原则并以设计实验作出回应。他打破段落缩排和字母之间的留空规则，打乱字体粗细的一致性；用切割、打碎、分解并重组文字、章节与插图的方法，对“正确的角度规则”和图像的整体性发起挑战；以分解与重构的解构版式实验彻底消解了固有的结构中心，视觉流程原则无处可用，重构的图像不允许任何元素有主导设计的意图，这与和谐法则指导下的国际主义风格大相径庭，见图7。乔伊斯林设计的“肢解座椅”，其木质的本体结构像沃尔夫冈的版式一样被完全分解，外部的亚克力材料将拆解的结构重新构成，就像信息图表传达着复杂的示意程序同时能够对信息一览无余。这是复杂主义思潮下的典型的设计特征，以无序方式对既定现实进行的重组，产生了个体化的戏谑意味，见图8。

传统构图或形态讲究精确明晰的数理几何秩序，而在非和谐状态下则被模糊、随机、动态平衡的复杂形态所替代，所形成的强烈对比表达解构状态下对于传统和谐观的重新审视与突破。非和谐表达的是：“如果形式只追随功能，生活将会多么无趣！”分解与重构使形式转舵追随表达，无论是情感与理性，还是形式或内容上的表达。

2.5 失衡

走极端、求片面、反稳定、破平衡的手法是对传统形式美平衡规则的挑战。构成主义的重要人物亚历山大·罗德钦科的摄影作品在极端视角下构图的失衡、倾斜和不稳定的试验是视觉失衡手法的早期探索，见图9。失衡所带来的极端不稳定的视觉心理极为引人注目。德国平面设计师诺特的书籍设计中有意识地将图片和文字颠倒、倾斜、反转，乍一看会认为



图8 乔伊斯林设计的“肢解座椅”
Fig.8 “The Exploded Chair” by Joyce Lin



图9 亚历山大·罗德钦科的摄影作品
Fig.9 Photography work of Alexander Rodcin



图10 莫斯科索设计的音乐招贴
Fig.10 Music poster by Moscow

自己把书拿倒了；尤其在封面的文字与图形设计上，视觉的失衡感觉更为强烈，几乎完全放弃了形式美要素中对平衡的要求。

色彩的失衡现象在20世纪60年代的早期的迷幻主义平面设计中就已出现。莫斯科索的作品中就常使用新型的发光漆和发亮的油墨，尝试色彩的极端表述，见图10。这些材质本身的特殊质感已经很耀眼，但莫斯科索更是进一步将对对比色甚至互补色并置，产生了视觉上的“共振效应”^[5]，和谐与优美的色彩搭配不复存在，这种效果对视网膜所造成的震荡和失衡使图形的外观难以把握，这与笛卡尔认为的“这种美不在某一特殊部分的闪烁，而在所有部分总起来看，彼此之间有一种恰到好处的协调和适中，没有一部分突出到压倒其他部分……”^[6]的观点恰恰相反。然而这种失衡现象虽然使色彩在极端对比下晦涩难懂或辨认不清，却又使设计师的作品格外的引人注目，产生了异常生动的视觉效果。

2.6 不确定与含混

不确定与含混是对单纯、稳定、确切、清晰、合逻辑的形式的挑衅，暗含的是与之相对的混乱、模糊、



图 11 米纳里·坎佩利设计的广告
Fig.11 AD by Minari Campelli

错版或错位^[7]。“单纯甚至可以使变化显得美，因为它使变化更容易为人理解；在艺术作品中经常要探讨这一原则，因为可以用它来使美丽的形状不显得混乱^[8]。”然而，米兰未来主义的后期成员米纳里在设计招贴时可没有顾及什么“单纯”原则，不仅将酒精饮料生产商的名字重复拼贴在一张广告中，还利用移动页面实现了各种含混效果，导致几乎每个名字的形象都与单纯的原则相违而与混乱为伍，见图 11。“Droog”出品的两个把手的茶壶似乎更是要将这种含混的模糊深入到人们的生活点滴之中，茶壶似乎是在 PS 中被镜像过了一样，无论是左、右手习惯的你，都会犹豫、迟疑或是思考，倒茶变成了复杂或是两人之间有趣的事^[9]，见图 12。

“美的最高形式是秩序、匀称和确定性”的原则被否定性、非中心性、破碎性、反正统性、非确定性以及多元性代替^[10]。穆里尔·库伯是电脑版面和数码媒体设计方面的先驱人物，在一本关于包豪斯学校的书籍的内页设计中运用了海维提卡字体和网格来处理文档和作品副本等资料，以实现与包豪斯思想一致的文本主体的理性结构，然而在封面设计上，字母和色彩所形成的视觉中心呈现的是印刷错版式的重叠图像，使文本呈现出运动和令人不安定态，这体现了库伯所提出的用非线性手法来处理文本大纲的想法。

3 “非和谐”审美要素分析与价值重估

在对“非和谐”设计形态的归纳与分析中，设计形态反映出了与其高度一致的审美要素特征：“非统一与拼贴”强调了不协调的混杂意味，审美要素从高度的统一变成了繁杂的多样；“破损与残缺”在信息传达上的障碍，表达了多重逻辑关系下视觉的补残性带来的微妙的反形式、非整体的审美感受，一般用于传递亦幻亦真的隐喻含义和复杂观念；“反比例与超尺度”在对传统比例结构的蓄意破坏中，在审美要素中凸显特殊的尺度美感、奇特的审美体验、甚至恐怖的审美快感；“失衡”是在视觉失衡中寻求极端、片面、反稳定、破平衡的复杂审美体验；“不确定与含



图 12 理查德·霍顿设计的“两人用茶具”
Fig.12 “Tea set” by Richard Houghton

混”通过模糊、重叠、错位等不确定形式的表述，造就审美要素的多维性和含混意味的坚奥之美。可见，“非和谐”审美要素强调了人们对设计形态直接感知的直觉性，复杂了人们对客观美的体验与态度的情感性，也进一步揭示了设计行为具有对狭隘功利性的超越和对于生命力的追求的愉悦性。

“和谐即美”的观点早已被大众接受，人人皆知和谐是什么，然而“非和谐”不仅仅是丑，也不仅仅是和谐的对立面，其有着鲜明的形式特征和更为复杂的审美体验，诙谐、媚俗、庸俗、暧昧、怪诞、新奇仅是其中几类。从 16 世纪的手法主义对古典美的怀疑到 20 世纪初新艺术运动对非稳定的追求，从未来主义的宣言和表现主义的宣泄到现代艺术的彻底反叛，从文丘里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到后现代主义设计的“新理念”……非和谐沦为边缘作品、不值一提的时代已成过往，这些在当时被认为是“稀奇古怪”、“令人厌恶”的做法，已经渗透到当代设计观念、设计手法、设计表现和传达等各个方面，非和谐的审美价值正在等待重估。无论人们接受与否，“非和谐”对和谐内涵有着否定与超越的双重含义，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和谐”姿态，接受着当代大众的审美考验。

4 结语

西方当代设计实践证明，倡导形式解放的“非和谐”实践获得了相当丰富的视觉词汇，开拓了设计形式的多样化表达。但是，某些“非和谐”作品内容上的费解造成商业功能的缺失，形式上的故弄玄虚违背视觉传达规律，以及“非和谐”形态本身所具有的复杂和模糊的特点都使其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和争议性。因此，对西方当代平面设计中的“非和谐”现象不能一律地肯定或否定。三项反思应该很明显：非和谐是相对的，随时代、文化而有别；昨天不能被接受的事物，明天可能被接受；被视为非和谐的形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助于整体的美，是美随着时代发展的必要补充。

参考文献:

- [1] 鲍桑葵. 美学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Bernard Basanquet. History of Aesthetics[M].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85.
 - [2] 托伯特·哈姆林. 建筑形式美的原则[M]. 邹德侗,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2.
Talbot Hamlin. Forms and Functions of Twentieth-century Architecture[M]. ZOU De-nong, Translate.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1982.
 - [3] 翁贝托·艾柯. 丑的历史[M]. 彭怀栋,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Umberto Aike. History of Ugliness[M]. PENG Huai-dong, Translate.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12.
 - [4] 帕特里克·弗兰克. 艺术形式[M]. 俞鹰,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Patrick Frank. The Form of Art[M]. YU Ying, Translate.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6.
 - [5] 赵勤国. 色彩形式语言[M].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05.
ZHAO Qin-guo. The Language of Colors Form[M]. Jinan: Shandong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05.
 - [6] 朱光潜. 朱光潜全集[M]. 第 6 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1.
ZHU Guang-qia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Zhu Guang-qian[M]. Vol. 6.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1991.
 - [7] 闵洁, 李芑, 刘剑伟. 论设计中的当代艺术语言形式[J]. 包装工程, 2019, 40(10): 276-282.
MIN Jie, LI Peng, LIU Jian-wei. 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Art Language in Desig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9, 40(10): 276-282.
 - [8] 马奇. 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MA Qi. Selected Volume 1 of Western Aesthetic History Data[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7.
 - [9] David Bramston, Ye Li. Idea Searching for Design: How to Research and Develop Design Concepts[M].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6.
 - [10] 矫苏平, 勾思. 现代建筑的透明性及其延展[J]. 装饰, 2015(4): 102-104.
JIAO Su-ping, GOU Si. Transparency of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Its Development[J]. Zhuangshi, 2015(4): 102-104.
-
- (上接第 200 页)
- [5] 199IT. CNNIC: 2020 年第 4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0-04-28)[2020-09-17].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041487.html>.
199IT. CNNIC: The 45th Statistical Report on China's Internet Development in 2020[EB/OL]. (2020-04-28)[2020-09-17]. <http://www.199it.com/archives/1041487.html>.
 - [6] 丁娜妮. “坏事传千里”的传播学探析[J]. 新闻世界, 2011(8): 299-300.
DING Na-ni. Bad Things Spread Thousands of Mi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J]. News World, 2011(8): 299-300.
 - [7] 赵毅衡. 重新定义符号与符号学[J]. 国际新闻界, 2013(6): 6.
ZHAO Yi-heng. Redefining Symbols and Semiotics[J]. International Press, 2013(6): 6.
 - [8] 罗琛. 信息时代下吉祥物设计的发展趋势研究[J]. 包装工程, 2020, 41(18).
LUO Chen.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Mascot Design in the Information Age[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0, 41(18).
 - [9] 王莉. 表面符号的视觉显著性及弱传播逻辑: 以品牌舆论为例[J]. 装饰, 2019(1): 95.
WANG Li. Visual Saliency and Weak Communication Logic of Surface Symbols: Taking Brand Public Opinion as an Example[J]. Zhuangshi, 2019(1): 95.
 - [10] 陈汝东. 视觉修辞研究[J].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1): 47.
Chen Ru-dong, Research on Visual Rhetoric[J]. Journal of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5(1): 47.
 - [11] 刘涛. 媒介·空间·事件: 观看的“语法”与视觉修辞方法[J]. 南京社会科学, 2017(9): 100.
LIU Tao. Media·Space·Event: The “Grammar” of Watching and Visual Rhetoric Methods[J]. Nanjing Social Sciences, 2017(9): 100.
 - [12] 李爱国, 毛冰洁, 赵胜男. 品牌代言人负面消息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机制: 基于归因偏差与公正世界信念理论[J]. 品牌生态, 2017(7): 27.
LI Ai-guo, MAO Bing-jie, ZHAO Sheng-nan.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Brand Spokesperson's Negative News on Consumers' Purchasing Decis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ttribution Bias and Just World Belief[J]. Brand Ecology, 2017(7): 27.
 - [13] 戴维·阿克. 创建强势品牌[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
AKE D. Creating a Strong Brand[M]. Beijing: Machinery Industry Press, 2018.
 - [14] 邹振东. 弱传播[M].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8.
ZOU Zhen-dong. Weak Communication[M]. Beijing: National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Press, 2018.